

多民族国家还是多族裔民族国家？¹

王 丹

中俄两国都处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时期，有许多概念需要明确，需要形成符合国家发展道路的政治语言，它关系到提高国民的认同感和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话语权的大问题。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安定，应该理论先行，我国的民族学理论是走在了前面。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连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特性的多元统一体。费老同时认为：多元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²。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统一的民族，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费老的理论已经为民族学界普遍认同。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统一民族”这个提法，是根据中国历史发展事实提出的，“多元一体”也反映了世界大多数民族形成的实际情况。当然，目前国家的官方文件和媒体仍然使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个习惯用语，但是，我们应该呼吁，从官方到媒体是否可以用“多族裔民族的统一民族国家”来代替它。因为它反映了中国是“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这个根本事实。

近代民族国家是19世纪西方的产物。在民族国家建设中，学习西方现成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他们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中吸取可用于本国实践的东西。盲目迷信西方理论、以西方的标准为目标，只能是削足适履，适得其反。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西方著名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和标准呢？首先，必须明白这里的“民族”（нация nation）与“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 state）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词，“民族”（нация nation）之下，还有“族裔”（“族体”）（этнос, ethnic）。

人们研究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得出起码有几种模式的结论。其中“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为法国模式；“一个民族、四种语言、一个国家”为瑞士模式等等。通过模式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的民族国家既有共和制，也有联邦制；文化上既有一元化的，也有多元化的，在族裔成份上也是多元的。但是，所有这些模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民族（нация）与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是一个意思，这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重要的特点。

对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中存在着多族裔成份这一点，人们很少提及。而中、俄两国惯用的民族学理论，将西方定义为“族裔”（ethnic）的都定义为“民族”（nationality）。因此，西方成了单一的民族国家，我们成了多民族的国家。抛开定义上的差异不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包括西方民族国家在内，大多数国家都是多元一体的国家，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少之又少，不足以作为衡量标准来看待。

俄罗斯联邦成立以来，俄国政治语言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里包括：提出了建立“统一俄罗斯国家民族”、“公民民族”、“政治民族”概念；以及，俄罗斯民族（русская нация）、鞑靼（татарская нация）等转变为俄罗斯族裔民族（русская этнонация）、鞑靼族裔民族等等。也就是说，在俄国的政治语言中，俄国正在从一个多民族国家（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变成一个由多族裔

¹ 本文为作者2009年10月23-26日在天津举办的第七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上的发言。

²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民族（многоэтн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共同组成的统一的俄国民族的国家：国家-民族。

普京执政期间，在各种场合多次发出建立“俄罗斯国家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的号召。

2000年，普京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国，我们是一个民族。在2004年的就职演说中他提出：“我们克服了重重思想障碍，正在形成为一个民族，我们一定能够逐步形成统一的民族。”普京称这个民族为“俄罗斯国家民族”。2004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在近代“的一些困难时期，俄国人民在捍卫国家主权的同时，又要正确地选择新发展道路来延续千年的历史”。普京在图瓦共和国谈到民族和宗教关系时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俄国人民是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民族，……这是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状况。

2005年俄罗斯联邦国情咨文的标题是《俄罗斯国家民族应该继续行使在欧亚大陆的文明使命》，普京指出，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素质作为“社会动力、道德基础使我们多民族的人民团结为一个俄罗斯国家民族”。普京的其他讲话中还提到，俄罗斯国家民族是“最大的欧洲民族”以及“俄国公民民族”等。¹

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06年谈到俄国教育体制改革时，明确提出要使俄国成为一个“先进民族”（передовая нация）。²

“俄国民族”成为官方政治语言的有力证明，是在2008年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就职典礼，他讲到：“刚才我向俄国民族宣誓（народу России）”。³

俄罗斯政治语言的这种变化，表明俄罗斯国家民族的建立问题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它不仅是俄联邦国内联邦主体的定位问题，也是俄联邦融入国际社会时必须明确的身份问题。

根据西方的政治理念，只有“民族国家”才能更好地实现民主⁴。用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的话说：俄联邦只有变成“民族国家”时才能正常发展⁵。俄联邦在过去把自己定位为“多民族国家”，使其在西方语境下明显处于劣势，也使得西方国家得以公开支持车臣分离主义。

2006年，普京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发表了《对未来的民族国家化》一文，文章对“国家民族”与“主权民族”的关系作了阐释。他说：主权民主可以理解为，俄罗斯国家民族（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и）掌握并行使政权，以保障全体公民的物质福利、自由和公正。他还说：主权民主的实质是，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巩固国家安全、建设有竞争能力的经济体系和对国际事务产生有效影响的机制，来体现俄国民族（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的力量和尊严。⁶

2007年，统一俄罗斯党负责人舒尔特戈夫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普京的计划：俄罗斯国家民族的长期战略》（План Путина – долгосроч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и）。文章对普京的历次讲话进行了分析归纳后，提出：俄罗斯公民在精神和道德准则上的一致性，在基本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是形成统一政治民族的重要特质。同时，这种一致性也是保障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俄罗斯政治民族完全有能力提出和解决需要解决的任务⁷。

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季什科夫在2006年向《中俄社会科学论坛》提交了题为《俄罗斯国家民族是一个既成方案》的书面发言。发言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可以说是

¹ www.rusrev.org/content/review/default.asp?shmode=11&ids=132&ida=1352-34k

² http://edu.of.ru/zaoch/news.asp?ob_no=10358

³ <http://www.vesti.ru/doc.html?id=179937&cid=5>

⁴ 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向权利之路—撒切尔夫人自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载 <http://www.lusin.cn/book/zhuanji/saqieerfuren/index.html>

⁵ 阿卜杜拉季波夫著，《俄罗斯国家民族：俄国人在当代条件下的族裔民族和公民认同》莫斯科，科学书籍出版社，2005年，第317页。（Р. Абдулатип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 этн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ян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М.,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2005 г., с. 317）

⁶ http://expert.ru/printissues/expert/2006/43/nacionalizaciya_budushego/
《Эксперт》№43(537) / 20 ноября 2006

⁷ <http://www.edinros.ru/news.html?id=120962>



由一个民族组成的，如英国可以说是一个不列颠民族、中国是中华民族、西班牙是西班牙民族、印度是印度民族，而俄罗斯却说自己有 128 个民族，其原因是因为苏联的民族学将“族裔”(ethnic)解释成了“民族”(nationality)，在几十年时间里，造成了人们对“民族”、“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在认识上的混乱。俄国是一个既成事实，俄国公民共同体是一个既成事实，俄国国家民族是一个既成事实。需要加强俄国人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不能只靠总统一个人讲，需要在国家民族主义上达成共识。¹

联邦议会成员阿卜杜拉季波夫在 2005 年出版了一本专著，题为《俄罗斯国家民族：当代俄国人族裔民族和公民认同》。作者认为，俄罗斯国家民族应该以俄罗斯族裔民族为核心，这就是说，应该认同俄语为民族语言；认同历史上俄罗斯族裔民族在建立国家方面做出的特出贡献；认同现有的国家疆界，认同现行国家制度等等。但是，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需要长时间的努力²。

《专家》杂志评论员梅哈尼克撰文说：1991 年新的俄国诞生了，然而创建俄国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宏大的规划。政治制度是俄国民族建立的主要机制，国家和政权合法性，体现在公民对统一民族的认同感上。通过制定国土开发政策；通过民族资本占领国内市场，建立福利国家；克服各种狭隘偏见；支持创新意识；在统一民族基础上发展成成人和儿童普及的公民教育体系，俄国民族历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³ 简而言之，作者认为：俄国民族的建立关系到俄国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前途。

普京提出的“俄罗斯国家民族”，并不是一种新的词语搭配。俄国学者认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沙俄帝国时期，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过“俄罗斯国家民族”(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的概念。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国家民族”这个概念不再用了。

现代俄语中表示“俄罗斯的”的有“русский”和“российский”两个形容词。前一个词是俄语自古就有的词，源自古代“罗斯”(русь)，有：1、“俄罗斯人的”的意思，如：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语言等；2、名词“俄罗斯人”的两种意思。另一个词最早见于十五世纪，正式使用是在彼得大帝时期。词源也是“罗斯”(русь)，根据“罗斯”在希腊语中的发音而来，是一个希腊语的俄语译音词。名词只用大写，专门表示“俄罗斯国家”“俄国”(Россия)。这个词的形容词表示“俄罗斯国家的”(简称“俄国的”)(российский)，如：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国国家队、俄国军队等。普京提出的“俄罗斯国家民族”就是“俄罗斯国家的”一词加上“民族”一词组成的。

十几年来，俄罗斯民族学理论界在基础理论方面进行了一些修改。首先是，破除唯“单一民族国家”论的教条，以符合俄联邦国情的“多元一体”为原则，提出构建政治民族—“俄罗斯国家民族”的思想。同时，俄国政界、学界认识到，民族国家建设过程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建设过程，与公民社会的建设、国家政权的巩固是分不开的。

最近几年，俄罗斯民族学界采用了西方民族-族群研究的术语体系，在术语的使用上与西方基本一致。主要的变化有：一、增加了“族裔”(ethnic, этнос)、“族裔民族”(ethnic-nation, этнонация)的概念。俄国学者解释说，“族裔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历史命运、疆域和族称认同感的”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二、改变了原来对“民族”的解释，突出了它“政治民族”、“国家民族”含义。如此一来，俄罗斯原来的 120 个“民族”(2002 年人口普查结果)，全部成了“族裔民族”。这个词现在正在逐步被官方和学术界使用，也逐步开始被大众传媒接受。改变最大的是：原来的“俄罗斯民族”现为“俄罗斯族裔民族”，原来称为“鞑靼民族”的，现在是“鞑靼族裔民族”，

¹ 中俄社会科学论坛论文集《中俄关系：历史、现实与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2006 年，第 61—69 页。

² Рамазан. Абудулатип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 Этн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ян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М.,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2005 г. 472 с.

³ Александр Механик: «Осво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локальности», «Эксперт» № 1-2(499), 17 января 2005



车臣民族改为“车臣族裔民族”等等。同时“民族”一词只在表示国家民族，即“俄罗斯国家民族”时使用，与西方的“民族”概念完全一致。

俄学者开始使用“多族裔民族的统一国家”来替代“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民族理论上的改变得到政府及政治领袖的积极支持，但是考虑到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政府在形成正式文件时使用的概念还是比较保守的。

俄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了国家民族建设的进程，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任何国家民族都需要有民族的价值和象征，普京提出的：爱国主义、强国路线成为凝聚全民的主要价值，同时，他本人作为国家领导被誉为“民族领袖”（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лидер），成为了一个民族象征。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俄联邦社会快速分层，居民贫富差距拉大，出现各种利益集团。而强国路线、爱国主义提供了超越社会阶层、超越社会集团利益的凝聚全体公民的总体价值。

俄联邦政府加强了国家的统一领导，建立了中央对地方“垂直”管理体制。将全国划分 7 个大区，亲自任命大区代表。区的划分上与俄国军队的军区几乎重叠，各区有内务部队的分部。中央还直接派驻审计代表，对各区执行中央预算和财政情况进行管理。并且规定，各州选举产生的州长，要经过总统的任命，才能行使权力。

恢复了国家统一的宪法空间。俄联邦建立之初，并不是每个联邦主体都承诺遵守国家宪法的。普京总统执政期间，采取措施扭转了局面。2000-2002 年期间，在联邦总检察院的监督下，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对共和国宪法进行修改，承认其对俄联邦的归属关系，明确了共和国和联邦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和国宪法和联邦宪法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总统普京在庆祝喀山建城一千年庆典上，用俄语、鞑靼语发表讲话，他说：这是你们的节日，也是俄联邦的节日。没有鞑靼斯坦的历史，也就没有俄联邦的历史。2003 年，车臣举行了宪法公投。结果表明，大多数车臣人民认为自己是俄国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俄国为维护领土完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应该为纪念牺牲的战士和车臣平民深深鞠躬。车臣、鞑靼斯坦等民族分裂趋势被遏制。

民族自治体在行政上被弱化，而行政区的作用得以加强。出现联邦主体自愿联合的趋势。2007 年 1 月 1 日起，东西伯利亚太梅尔和埃文基两个民族自治区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联合，组成了新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由三个联邦主体联合为一个联邦主体。普京认为，这有利于国家对西伯利亚矿产和能源资源的管理，对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有利。¹

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后，俄联邦也许会从民族自治共和国为主体组成的联邦，变成由族裔一区域自治主体组成的联邦。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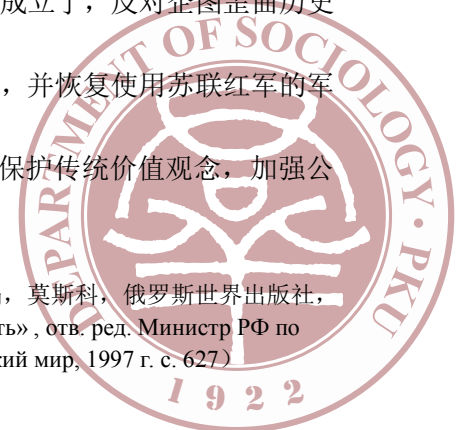
为了树立爱国主义精神，使国家历史成为令国人自豪的历史，政府推动了对苏联历史评价的纠偏工作。普京曾亲自召集中学历史教师座谈，关注修改历史教学参考书的工作。他说：要提高学校的历史教学水平，通过教育要达到培养学生的国家“自豪感”的目的。要在学校中清除对历史的污蔑。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是很可怕，但是，别国的历史中有更可怕的时期，我们的历史中，没有像某些国家实行纳粹统治的黑暗的篇章。2009 年，俄联邦成立了，反对企图歪曲历史损害俄国利益委员会，以维护俄国历史遗产不受侵犯。

2001 年，时任总统普京宣布恢复使用苏联国歌旋律作为国歌旋律，并恢复使用苏联红军的军旗为俄军军旗。

俄联邦通过开展“俄语年”、“家庭年”等活动来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传统价值观念，加强公

¹ <http://www.starosti.org/?id=1865&or=1> 普京 2005 年国情咨文，2005-4-25。

² 《俄民族政策：历史与现实》，俄联邦民主与联邦关系部部长米哈伊洛夫主编，莫斯科，俄罗斯世界出版社，1997 年，第 627 页。（《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отв. ред. Министр РФ по дела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и федератив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ихайлов В. А. М., Русский мир, 1997 г. с. 627）



民意识。

俄罗斯政府通过了《俄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 2006-2020》国家计划。拨款 175 亿美元用于开展有关活动。为此，国家档案馆、博物馆等单位纷纷制定了包括宣讲英雄人物、庆祝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等的活动计划。

圣彼得堡市政府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了“2006-2010 年族裔民族、文化间关系和谐，预防冲突，加强宽容性计划”。计划强调，宽容性是保证多族裔民族的俄罗斯社会完整，保障人权和自由，建立民族间和平和解的基础上建立的。市政府机构、高校和科研单位、博物馆等多个单位都是活动的组织单位。

莫斯科市政府在全市内举行“族际宽容日”的活动，注重培养市民的宽容精神，达到促进各族裔和睦相处的目的。

政党方面，各议会政党都在竞选纲领中，都公开表示赞成中央对地区“垂直”领导。2006 年 2 月，由统一俄罗斯党发起、12 个政党联合签署了反对纳粹极端民族主义协议。协议规定：各政党组织首先要将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清除出组织。参加签约的各党派一致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威胁着国家完整，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政治力量应该努力维护社会团结和国家统一。

“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鞑靼斯坦民族自治共和国总统在互联网上发表题为《多元一体》的文章，积极支持建设统一国家民族。他说：“多元一体”口号应该成为联邦民族政策的战略主导。统一俄罗斯党赞成这个口号，因为它符合党纲的哲学基础，党的工作的精神。

民族国家、公民社会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物质基础之上。俄罗斯制定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几年来，俄罗斯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有所改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有所完善。普京执政 8 年，引进外资提高了 7 倍；有效制止了每年 200—250 亿美元资金外流的现象；2007 年回流的资金达到 823 亿美元；居民收入增长了 1.5 倍；国家外债减少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 以下；已经进入世界最强的 7 个经济体行列。用普京自己的话说，已经“将俄国从一个富饶的穷国，建成了一个强国”¹。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政府准备在全国普及高等教育。政府采取措施扶持中小企业者，从政策上为中产阶级的扩大创造条件。

通过政治语言的改变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俄国公民对政府、对领袖、对国家内外政策的认同度有所提高，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 Седов В. В. : Славян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М., Изд-во Научн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е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Фонд фреологии», 1994 г. с. 273.
- Алексеева Т. И. : Этногенез восточных славян: по данным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1973 г. с. 251-252.
- Забылин М.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его обычаи, обряды, предания, суеверия, поэзия. М., 1880 (переизд. 1990).
- Успенский Ф. Ф. Скандинавы. Варяги. Русь: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2 г. с. 77-78.
- Баскаков Н. А. Русские фамилии тюркс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М., Наука, 1979 г.
- Опарина Т. А. Иноземцы в России X-X вв М.,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 2007 г.

作者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 2009 年 10 月 23-26 日在天津举办的第七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上的发言。发言稿经作者修订，在本《通讯》上刊用征得了作者的同意。

¹ 《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74-645 页。

